

恋纪念日

MY LEGENDARY GIRLFRIEND



[英] 麦克·盖尔 著 王歆 译

我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找到一个可以给我安全感的女人，让我不再为感情的事而困扰。

上帝应该在每个女人身上贴一张标签，这样人生就会简单很多。

et Jones' **EXPRESS**

ghs and painfully acute

INDEPENDENT ON SUNDAY

unny' **MIRROR**

English teacher. Film fan. Pot noodle expert. Ex Boyfriend.

The One, Will is desperate to discover if there can be An-Other One. In his decrepit flat with a smoke alarm, his lifeline is the telephone. Will realises that with a single call, friends can be found (who doesn't remember his birthday), Simon (who doesn't), Martina (the one-night stand), Kate (the one who left), Aggi. His Legendary Girlfriend. Or is she?

Women and a donkey called Sandy... basically it's your classic love hexagon.

ony Uncle, Mike Gayle is a freelance journalist who has contributed to a variety of magazines including

Seventeen and Bliss. **MY LEGENDARY GIRLFRIEND**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失恋纪念日

MY LEGENDARY GIRLFRIEND
[英] 麦克·盖尔 著 王歆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失恋纪念日 / (英) 盖尔著; 王歆译. —南昌: 二十一世

纪出版社, 2008.2

(男性自白文学系列)

ISBN 978-7-5391-4099-5

I. 失… II. ①盖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11209号

My Legendary Girlfriend

Copyright © 1998 by Mike Gayl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14-2007-004

失恋纪念日 [英] 麦克·盖尔 著 王 歆 译

责任编辑 熊 焱 张海虹

特约编辑 闫青华 吴俊超

装帧设计 陋室铭工作室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凯基印刷 (上海) 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50 1/32

印 张 10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4099-5

定 价 22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亲爱的中国读者：

《失恋纪念日》是我的第一本书，她在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。我二十四岁的时候，着手写这本书。我二十七岁那年，她在英国出版了，没想到竟然成了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的十大畅销书之一。

我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是想捕捉那种对爱情欲罢不能的感觉。当一份情不幸被终止而又似乎还存留一线希望，让你剪不断、理还乱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会整日弥漫在你身边，把你包围得严严实实，令人窒息。你曾陷入这种情感困境中吗？

我相信，当你读过这本书后，会认为我成功地捕捉到了那种感觉。

把最好的祝福送给你们！

麦克·盖尔

2008年2月22日

另：欢迎登陆我的网站 www.mikegayle.co.uk，与我交流您的感受。

有时，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；
有时，你得到你需要的东西；
有时，你得到你抓住的东西。

——我母亲，《珠玑集》

Sun Mon Tue Wed Thu **Fri** Sat
星期五

6:05 P.M.

“凯利老师，你喜欢哪支足球队？”

我在腋下各夹着一个足球、沿着足球场的边缘缓缓向前走，脑海中想着身边这个十四岁的学生马丁·艾可刚刚问我的这个问题。他是等其他学生都走了以后，特意留下来问我这个问题的。

马丁没什么朋友，只好跟我搭伴儿一起走回离球场很远的更衣室。他总是喜欢问东问西，诸如我喜欢什么球队之类的。

他应该是我见过的最差劲的一个球员了吧！训练了一整晚，他连一次球都没碰到，居然还搞了一身泥巴！他在球场上的表现简直是糟糕透了。他知道自己在踢球上没什么天赋，也知道我对此很清楚。但是，我每每看到他对足球表现出的巨大热情，就总是不忍心把他从球队中除名。他的努力反而鼓舞了我，他“告诉”我：不该因为能力不足而对任何事情轻言放弃。

尽管马丁的球踢得烂到极点，但他对有关足球的一切却都保持着火一样的热情。而我呢？身为球队的教练，我不仅不会踢球、不会教球，甚至都装扮不出热爱足球的样子。

学校现在正缺体育老师。有几位年龄比较大的教师推荐我去暂代一下八年级B班的足球课。我仔细考虑后应允了。校长

塔克先生对我能“自愿”接下这份工作表示出赞许和欣慰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不接足球队，就得去当话剧课的指导老师——这样，我每周就得花两个晚上，教那些小鬼们排演这个学期的话剧《窈窕淑女》。与其那样，倒不如和足球场上的泥巴在一起。

可我是英文教师啊！天生就应该一边看书，一边喝着加糖的茶，说着一些针砭时弊的话……可是，我现在为什么要在这冻死人的秋天里，穿着短裤和一群小鬼滚在球场的泥巴里？

我回头看了马丁一眼。他正昂着头，期待我回答他刚才的问题。

我撒了个谎，说：“曼联。”

“老师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支持曼联呢？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师。”

“那你支持哪支球队啊？”

“温布尔顿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对话到此为止了。此后我们就安静地走着，连聚集在路边觅食的鸽子都没被我们惊飞。马丁每次跟我讲话的时候，总是在聊有关足球的话题，估计他是找不到别的话题了。

来到更衣室门口，里面传出学生们喊叫的声音。不用看就知道，他们一定在更衣室里闹翻天了。一打开门，我就看到：凯文·罗西特将脚倒挂在天花板的热水管上；柯林·克利斯蒂用毛巾抽打詹姆·李光溜溜的屁股。而茱莉·威康，对她身边的这些男孩子们，好像视而不见，她一个人坐在更衣室的角落里，

全神贯注地读着《呼啸山庄》——这是我这学期教八年级选用的教材之一。

我讽刺地问她：“你是来这儿换衣服的吗？”

茱莉将她那布满雀斑的蒜头鼻从厚厚的小说中拔了出来，歪着头，一脸困惑地看着我。

“茱莉，这里是更衣室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我对她摇了摇头说，“这是男生的更衣室，你又不是男生，也没打算换衣服，我现在可以请你出去吗？”

“好的，凯利老师，但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里。”她说，“我在等男朋友。”

我对她的回答感到好奇，问她：“那你的男朋友是谁？”

“克里夫·欧洛克。”

我点了点头。其实，我根本不知道克里夫·欧洛克是谁。

“他是八年级的吗，茱莉？”

“不是，他是九年级。”

“茱莉，九年级今天不练球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是吗？但克里夫叫我在这里等他。他还告诉我一定要等到他来接我才能离开。”说完后，她把书放进书包里，缓缓拿起外套，整个人如同电脑一次开了太多的程序了一样，反应迟钝。

“你和克里夫交往多长时间了？”我随口问她。她听到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低下了头，看着脚下已经磨烂的 NIKE 运动鞋，显得有些紧张。她回答道：“从吃晚饭的时候开始。他在学校餐厅里排队买比萨、豆子和薯片时，我问他想不想跟我交往。”

她这么注意喜欢的人的饮食细节，还真让我感动。我低头看了看表，已经六点十五分了，三个小时前学校就放学了。

“我想你是被他骗了。”我小心翼翼地告诉她，“克里夫不会来了。”

茉莉看了我一眼，又低头看着她的鞋。从她伤心的样子看得出来，似乎在怪我：为什么要讲出真相？她紧紧地抿着嘴唇，努力不让泪水流下来。然后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接着，她站起身来，顺手拿起了书包。

我看她似乎很伤心的样子。我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她的眼泪终于还是掉了下来，“谢谢您，老师。我没事。”

可她走出更衣室后，我就听到她放声大哭了。在其他老师的记忆里，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个学生；但她的身影，却已印在了我的脑海里——因为在我与她的人生中，曾经交汇过这么一小段，而茉莉也比我曾经遇到过的某些人，更接近我的心。她与我一样，都属于这样的一类人——我们总会将生命中大大小小的失败，视为命运女神给我们的额外考验。她永远也忘不了“克里夫·欧洛克”这个名字，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烙在她的大脑中，就如同我已经把前女友的名字深植于我的记忆深处一样……

一个小男生哇啦哇啦叫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抬头看见凯文·罗西特脱光了全身的衣服，把内裤套在头上在更衣室里跑来跑去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更不想为此在周末浪费精力去责备他。我重重叹了口气，走进体育老师专用的小房间，把身后的门关上。

我在背包里翻找着，在八年级学生的练习本下面发现了一包被微微压扁的香烟——只剩一根烟了。我回想了一下这包烟是怎么抽掉的：上班途中抽了五根，在教职员室抽了两根，上

午课间休息时抽了三根，午休时抽了十根。突然，我想起了一个问题：我不是已经由一个“烟民”摇身成为“忠实的禁烟运动支持者”三年之久了吗？怎么突然又狂抽了起来？在过去的三年里，我“自戒”的烟，如果给一头大象吸掉，足以让它身患肺癌。可是，我现在却分不清：“戒烟复吸”和“烟盒里只剩下一根烟”这两件事，哪件更让我沮丧。

当尼古丁进入我的体内并开始产生作用时，我决定继续呆在这间空间不大但布置还不错的避难室里吞云吐雾，等外面那些可恶的小鬼滚回家后再出来。

半小时后，那些尖叫和笑闹声终于消失了，我轻轻地把门开了个小缝，偷看外面还有没有人。不过事情真是出乎我意料——马丁·艾可竟然还在外面！他已经穿好上衣，正满头大汗地与他的长裤奋战着——他还穿着鞋子。

“马丁！”

马丁紧张又疑惑地看了更衣室一圈，终于找到了这个声音的来源。

“你还不回家吗？”我问。

“马上，老师。”他沮丧地回答我。

“快点！”

他这才踢掉鞋子，穿上裤子，再穿上鞋。然后，抓起自己的东西就冲出了更衣室。离开前，还不忘说：“祝您周末愉快，老师！”

去地铁站的途中，我总会经过一个书报摊，今天也不例外。书报摊的老板是一个胖嘟嘟的亚裔女人。她正忙着招呼三个客

人，同时，不停地用眼睛瞄着两个中学生——他们正眼巴巴地仰望着放在架子高处的《眼花缭乱》成人杂志。我买烟时，她还是一边盯着他们，一边伸手给我拿出一包万宝路淡烟。可是，当我准备付钱时，翻遍了衣服的所有口袋，竟然发现没带钱！口袋里只剩下韩国 Twix 巧克力的包装纸碎片和衣服上掉下来的棉絮。我只好改口说不买了。那个老板大声地“啧”了两声后，又把烟放回架上。我正准备开口道歉，却看见她已经拿起一小包糖果在做我后面那个客人的生意了。我经过那两个快流出口水、正专心翻阅着《眼花缭乱》成人杂志的孩子身边时，心里不禁谴责自己：我应该在午休时去大街上找提款机取些钱的，而不应该一味地关在教职员休息室过烟瘾，真是太不懂得未雨绸缪了！这才导致我身上没烟也没钱的悲惨现状。唉，只能先忍忍烟瘾了。

离开书报摊，我独自在这寒冷潮湿的夜晚行走。路边破旧的街灯忽明忽暗地闪着。

这时，对面有三个女人朝我走来。突然，她们夸张地停下脚步，其中一个女人还小声地惊叫了出来，这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借着街灯的光，我迅速地打量了一下这三个女人。哦，难怪她们看到我一惊一乍的——她们并不是三个“女人”，而是我教的英国文学班里的三个“女学生”。

“索妮亚·普里查特，艾玛·安德生，普拉薇·汉，你们三个，给我过来，马上！”我命令着她们。

也许她们的大脑有“快逃”或“不要理那个疯子”的想法，但她们没表现出来，只是紧绷着脸，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我面前，准备装聋作哑地对待我接下来的询问。

“老师，我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。”普拉薇试图辩解，简直就是“此地无银三百两”。

“没错，老师，我们没有做坏事。”索妮亚也附和着。

艾玛保持着沉默，希望我没有发现她藏在背后的双手。

“艾玛，请你转个身。”我严厉地说。

她一动也不动。

“老师，你不能这样命令我们。”索妮亚抱怨着，“放学后就超出你的管辖权限了。”

我注意到索妮亚用了“管辖权限”（jurisdiction）这个词。通常我的学生不太会使用超过两个音节的词讲话。我猜她是从像 Baywatch Nights（英国一家网站提供的在线视频节目）之类的电视剧里学到的这个词，因为无论是娱乐新闻报、电视报还是青少年读物中，都会尽量避免使用“管辖权限”这个词。这还真让我对索妮亚刮目相看了。

“好吧！”我假装已经对此事厌倦了，“既然你们希望星期一再谈此事，那我们就星期一见！”

我觉得自己这么做简直就是个狗娘养的！的确，她们说得没错，现在又不是学校的上课时间，这关我屁事？！那我为什么这么做呢？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，因为找不到烟抽，让我变成一个以整学生为乐的性格乖戾的糟老头。

“这很不公平，老师。”普拉薇不满地说。

“哈哈！欢迎来到真实世界。”我自鸣得意地说，脚后跟一颠一颠地踏着地面，发出“嗒、嗒、嗒”的声音，“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，过去是，以后也是！”我真佩服自己竟然能说出这么尖酸的话。接着，我转过头又问艾玛，“你到底给不给我看

藏在背后的东西？”

她到底还是把背在后面的手伸了过来——她的指缝间夹着三根还燃着的香烟。随即，我的嘴里发出了谴责的声音。过去的二十五年里，我妈就是这么对我的。那时，我曾用了一整个星期，策划出系列事件，目的是向所谓的权威人士（像是我妈、老师或邻居老太太）发出挑战，目的是警告他们：今后别再想约束我。

“你们知不知道自己不该抽烟？”我责备道。

“知道，凯利老师。”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。

“你们明明知道这个东西会影响你们的健康！”

“嗯……凯利老师。”

“好吧，现在请你们马上把烟熄了。”

艾玛把手中的烟丢在人行道上（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那是金边臣香烟），然后用脚后跟碾了两下。

“这次就放过你们，下次不要再让我看到！”我一边说，一边狠狠地盯了两眼被艾玛踩熄的烟屁股。

“知道了，凯利老师。”三个人应诺着说。

我拿起了放在地上的背包，准备离开。突然间，我感到有点得意，感觉自己就像《狂人考伯特》里的约翰·韦恩，单枪匹马就解决掉镇上穷凶极恶的小混混。

刚向前走了两步，我内心的两种念头就开始激战了：“对学生的戒律”VS“对尼古丁的渴望”——最后，我向我的需求屈服了。我宣布：OK，尼古丁，你战胜了！于是，我转身朝她们走去。

“呃，我亲爱的学生们……”我微笑着说，“你们还有烟吗？”我换了一副嘴脸，刚刚那为人师表、义正词严的表现顷刻间化

为乌有。身为吸烟者，我的学生可以理解我的需要，所以她们也停止了笑声。普拉薇在她的手提袋里翻找着，然后拿出了一根金边臣。

“你抽这个牌子的吗？”我从她手中接过香烟，发现我问她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多此一举。

“从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抽了。”她在书包里找着打火机，脸被书包给遮住了一半，“老师抽哪个牌子？”

“老师大概抽万宝路吧！”索尼亚打趣着说。

“标准的答案是‘万宝路淡烟’。”我回答道。

普拉薇找到了打火机，帮我把烟点燃。

“我以前也抽过万宝路淡烟。”艾玛突然开口说，“跟吸空气没什么两样。老师，你应该抽像样一点的烟，只有娘娘腔才会抽万宝路淡烟。”

三个小女生吐了吐舌头，又恢复了刚才嘻嘻哈哈的神情。我跟她们道了声谢后准备离开。但是，她们坚持要陪我走一小段路。她们手拉手，走在我身边，这让我觉得像是牵了三只卷毛狗出来散步。

“我们要去西区，老师。”艾玛很有精神地说。

“我们要去看有没有比较帅的男生。”普拉薇露出了一个连席德·詹姆士看了都会相形见绌的邪恶面孔。

“我们要去跑马场酒吧，老师。”索尼亚说，“你要一起去吗？”

她们的提议让我有点心痒。当然，我不会跟她们一起去，而是跟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人一起。我在伦敦没什么朋友，也不知道这个周末该如何打发。我一直纳闷，为什么当年轻的老师约我下班后去喝一杯时，我居然会以“没空”为理由拒绝他们。

“你们又进不去。”我摇摇头说。我这么说的原因一部分是为了她们好，最主要还是想给自己周末待在家找借口。

“老师，你在开玩笑吧？”索妮亚说，“我们可是每个星期都去的！”

“你不觉得我们看起来已经满十八岁了吗？”艾玛问。

和她们说话的过程中，我想起了刚刚会注意到她们的原因：我眼前的三个女孩，虽然只不过是几个十四岁的小鬼，可是她们的行为举止，却俨然是成熟女性了——艾玛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，大大咧咧地把她那对发育饱满的乳房从内衣里挤出来，高耸在那里着实吸引眼球，下半身则搭配了一条火辣的银色迷你裙；索妮亚穿着莱姆绿天鹅绒短上衣，搭配一条蓝色的缎面短裙，她只要一动上半身，裙子就会往上拉一寸，露出白嫩嫩的大腿；普拉薇则是选了一条豹纹热裤，加上橘色透明短上衣，让人一眼就看到里面的黑色 Wonderbra 内衣。她们的打扮，让我不禁脸红心跳，呼吸加快。

我为烟的事情再次向她们道了谢，然后编了一个“女朋友在家等我回去”的谎话就逃之夭夭了。这一刻，我深深觉得命运女神还是掌控着我的人生，她让我知道：在事情要转好之前，还是有很多变坏的可能。这些女孩咯咯地笑着，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她们就把我的自信给击垮了。

走进地铁站，我发现我的交通卡竟然不见了！我试着不要为这件事惊慌，并马上想到了一个计划：

1. 先不要盘算重办一张新的交通卡得花多少钱。
2. 买一张到雅曲威的单程车票。

3. 星期一早上七点后再来为此事烦恼。

可是，这个计划马上就“流产”了——因为我的口袋里，只有糖果包装纸和从衣服上掉下来的棉絮。

我把银行卡插入提款机，按下了密码：1411（14：11是我前女友的出生时间）。这时，天空下起了雨。我看到提款机屏幕上的信息在提示我：您的账户已经透支770镑了。接着，提款机问我这次要提多少钱，我输入了“5镑”。然后，我双手合十站在机器前开始祈祷。我想，如果机器发出了快速的“咔嗒”声，就意味着它在叫警察来逮捕我，顺便把我的卡吃掉。不过，上帝保佑，它不但把钱给我吐了出来，还很客气地问我还要不要其他的服务，好像对待尊贵的客户似的。

在返回地铁站的路上，我经过青木大街的汉堡王，看到艾玛、索尼亚和普拉薇正坐在酒吧里靠窗的位子上，她们也看到了我，在用力地对我招手。我赶忙低下头快步离开，假装没看见她们。

我买了一张往雅曲威的单程车票，把它放在外套最上面的口袋里，以确保不会丢掉。刚放进去时我的手指头就碰到一张像卡一样的东西：交通卡，我的交通卡在这儿啊！

我踏上月台，刚好看到一列地铁飞驰而去。我抬头看了一眼车站的提示牌，确认下一班还要多久才会来。妈的，还要十分钟！

现在，终于搭上地铁了。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，把交通卡和车票都放好，头一歪，就昏睡过去了。

列车进站时的剧烈摇晃，把我从跟前女友正鱼水交欢的美